
へ21
1235
/

花影集序

夫文詞必須閑世教。正人心。扶綱常。斯得理氣之正者矣不然雖風雲其態。月露其形。擲地而金玉其聲。猶昔人所謂虛車無庸也。花影集四卷。凡二十篇。乃夕川居士陶公。所著予啓卷閱之。首之以退逸子傳。公自道也。雖有絕世有高之言。卒章不忘躬自尊。而薄責於人之意。此固偉矣。終之以晚趣西園記。間以憂ヒ翁録。則又叙其休致林泉。幽雅自適之情懷。蓋自巢許夷齊而下。嚴子陵。陶靖節。林君復之後。我

朝而有若人。此其最高歟。於中若劉方節義傳。東丘侯傳。則皆寔録其忠孝節義。足為世勸。而東丘一門之死節尤烈。其妾孫氏植孤之功尤大。其他雖皆寓言。潦倒子以宋社之傾歸之天道。而抑奸奬忠之意。溢於言表。雲溪子又言宋末之禍。由天果報。而臣子忠憤之情。自不容已。鄒亭午夢。則奬人臣之忠義。雖不見伸於人。終當獲報於天也。華山採藥記。深明黄白導引之非。以醒世人之狂惑。閑評清會録。深明鬼神造化之理。以覺斯世之昏迷。四塊玉傳。與心堅金

石傳。托詞比事。以為淫邪私媚。敗德致禍之懲。廣陵觀燈記。與管鑑録。雖皆假託。一則闡異端之為害至矣。一則辯善惡之果報詳矣。賈生代判。則本古人錢神之遺意。以激斯世之貪。而使之廉也。邠亭宵會。則托士女佳遇之風情。以戒世人之淫邪。而歸之以正也。翟吉翟善。則因人情之趨吉避凶。而導迪之使為善去惡也。龐觀老。曲盡酒色財氣之情狀。使人之知所懲。丐叟歌詩。一明富貴貧賤之自取。使人之知所擇。凡此皆於世教有関。視前人新話餘話效顰諸作。

文詞不同。而立意過之。蓋公之先人。以大功烈
擢大同伯。公以貴遊子。薄武藝而不事。專志於
經史翰墨間。其蓄之深固有自矣。暨襲應天親
衛昭勇之爵。又不苟合於時。即丐
恩休致。尋山玩水。以豁其趣。操觚染翰。以肆其
博。尚友古人。樂觀時變。以極其情。少有餘暇。而
作是集。抑亦嘲吳風月之一噱耳。其他述作。尚
多傳於時者。茲序未之及也。公名輔。字廷弼。夕
川其別號。又號安理齋。海漘道人云。
正德丙子春正月燈夕。浙江安吉州學正事。三

太倉之粟。豈料必無鼠矣。寶庫之土。寧辭不戴
珠璣。是以理無盡得不失之事。人無純是不非
之心。此宜物理之自然。人欲之彼此也。予昔壯
年。嘗得宗吉瞿先生剪燈新話。昌祺李先生剪
燈餘話。輔之趙先生效顰集。讀而翫之。其間有
褒善貶惡者。有托此喻彼者。有假名寓意者。有
舞文為戲者。有放情肆欲者。大率三先生之作。
一則信筆秉文。一則精巧競前。一則持正去詭。

雖三家造理之不同。而各有所見。然皆吐心葩。結精蘊。香色混眩。鬼匀百出。非淺學者所能至也。予不自揣。遂較三家得失之端。約繁補畧。共為二十篇。題曰花影集。亦自以為得意之作也。是後數年。得暇求學。方知聖賢旨意深以前作為非。擲而不睹者三四十載。今予之年八十有三。衰耄已至。兒輩黠予書篋。出其生平稿帙。意欲裝輯以為遺澤。適有花影一集存焉。告予曰。此亦成書。何不序乎。予頷而嘆曰。欲存而序之。寧非當為之事。欲棄而焚之。其柰三先生何。予

獨仍人敢望每事盡善乎。故勉以為引。

嘉靖二年。夏四月吉旦。夕川老人。八十三翁書

花影集卷之一

退逸子傳

退逸子者。姓鮑氏。名道。或稱爲抱道先生。其先乃邘之右族也。其爲人也。剛而斷。介而直。守理不撓。持正不惑。以人心推己心。以天理博物理。是以居官之際。忠以承上。仁以臨下。禮以接衆。謹以律已。然好精白。惡私潔。頗爲僻耳。已遇是非之間。不能委曲涵容。必露衷極論。或少相逆則髮指睫豎。奮鬚湧氣。霜其色而霆其言。必折人至於伏劣屏氣移容喪色方已。或曰先生之

道善固善矣然未免爲時人憎惡。世路牽掣。頁
此偉昂之質博洽之才。良可嘆也。何乃甘侶俚
俗而友白丁。終老於茅茨之下乎。莫若少加諫
之哉。且易序有云。隨時變易。以從其道。君獨能
迈是乎。先生聞其言。鼓掌蹈足。揚眉掀鬚。仰首
脫幘。一笑而絶倒。興而正色荅曰。夫士之生於
世也。當磊々落々。學其所必行。行其所必當。達
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道之亨也使之治
繁理冗。興利除害。牧民禦侮。典禮作樂。總兵戎

而討不庭。佐皇謨而宣治化。畢爲列職固當然。
貴登將相亦不忝。道之否也。則遁跡於青山之
趾。綠水之涯。枕石漱流。濯足弄影。撫孤松而對
明月。嘯烟霞而臨清風。此大丈夫歸歟之所也。
豈可酣時惡塵。效兒女子之態。奔趨於勢要之
門。叩求於豪貴之室。屈脇屏息。捧顰顏而獻狿
媚。乞憐取氣於人頰下乎。君其休矣。吾所不爲
也。是後先生偶有所見。遂作寶鏡嘆以自嘲。力
解其職。扁其居曰得閑堂。自作銘以寓之。

寶鏡嘆

鏡光圓鏡體正。秋月揚輝。寒潭澄映。嚲笑必
隨。偃仰必應。有焰鑑之明。無色容之行。嗟夫。
不遇佳人。抑為醜婦返病。

得閑堂銘

道不在隆。得達則亨。位不在顯。得宜則崇。賢
愚混一途。善惡殊萬衆。小人酣巧利。君子慊
異功。曲桑作宇棟。楩楠為梁。所以違其器。
慊ゝ懷歸容。雲山生心上。烟水入夢中。伸縮
與進用。係通與不通。屈辱與退捨。在窮與不
窮。勞ゝ暮景心。每欲安其慵。欲者貴在得。慵

者貴在閑。幸予遂所欲。銘諸蓬壁東。

是後值溽暑。而先生薦瘁不備。帷帳滿然。晝則
苦蟁蠅跳蚤所擾。夜則為壁虱飛蚊所噬。況其
衣裾垢弊。而蟣虱猖獗於其中。由斯煩擾。心神
因而不寧。至於廢寢食而忘晝夜。而先生不慮
及此。返乃攢肩蹙額。憔顏赧色。振几而嘆曰。吾
太癡人也。何故為塵累至此耶。遂書一絶於几
上云

家私如火觸人懷。着力相推苦不開。除是和
妻都逐去。心神清爽恰幽哉。

先生一日因他往。先生之妻偶見所作之詩笑曰。夫子之詩謬奠甚歟。汝不察已之衣裾垢弊。家室貧穢。不潔所致。而使孽虫縱肉肆毒擾其宿處。惑其寤寐。以致心志不守。既為大丈夫。而不能啓賤為貴。拔貧為富。輔世相君。清其軒而華其屋。畫紗幮而夜羅幕。迨以不羈之擾。致忿於家室乎。手碎其詩。遂用薄紙摺一方緘。如鳥籠狀。補一壁虱。一蚊。一蠅。一虱。一跳蚤。置籠中。安於几上。題曰。此即家私也。先生既歸。視其詩則亡。偶見紙籠其中如有物動。取而映日觀之。

則五虱在焉。先生會其意。笑不能輟。曰。予雖知於責已。卿何長於相夫耶。遂呼童子戲取酒肴。設燈香祭紙籠於几上。作詩遣之曰。

嗟哉大塊中。赫々氣理先。陰陽既云已。其數不可遷。五行司所屬。群有各體焉。數既不出此。理故不可偏。何如生斯物。惟害是所專。一名曰壁虱。狠毒何勝傳。將人肌與血。視為席上筵。晝也無形影。夜則有萬千。可比無仁子。黨惡共欺天。一名曰飛蚊。輕薄善周旋。明時俱遁跡。暗處鬧喧闐。只矜口嘴利。不識愚與

賢。可比無義子。狡倖相傾顛。一名曰畜蜮。貪穢不知愆。飲食頻侵擾。坐起隨錐鑽。遺種污大腸。引類接羹饘。可比無禮子。不恥相纏聯。一名曰虱子。其性與衆懸。胡不知潛避。晝夜週身沿。邪論生與死。惟利是所然。可比無智子。速禍自窮年。一名曰跳蚤。滑稽多說權。搔左而噬右。倫後却叱前。翻席邪可覓。振衣豈能捐。可比無信子。虛謾相欺譆。吾今貧且老。瘦體不盈拳。常年啖蔬食。布衣無繒綿。依栖苦不暖。肌肉皆不鮮。平素無相惡。何如不見憐。好尋富少者。温飽得雙全。莫爾三盃酒。不可更留連。

每吟一句。輒傾一盃。吟詩既成。酒亦罄然矣。撫筆於空。頽然醉卧於榻上。寢既熟。遂夢五人。相率偃僂而前。一人披黃金甲。稱香子冠軍。一人長頷豹足。稱崇化叅謀。一人絳幘綠袍。稱忽身長史。一人白襴雅素。行履徐徐。稱居綿紀善。一人着烏油凱。稱黑光屯長。俱拜於榻前。興伏如儀。一人前曰。其等素非相得。乃蒙肴而祀之。亦非有惡。忽又詈而逐之。且其等雖眇眇之躬。亦

造物者所育與先生共此覆載。而先生不推廣仁恕。却乃肆然掉筆頭。皷口吻。縱已洪天之私。索人塵沙之過。以吾儕論之。則先生之於五常。亦未見有也。今者郡政缺失。子不能諫。鄉民困乏。子不能救。其謂仁乎。邊夷侵陵。子不能禦。盜賊刼竊。子不能禁。其謂義乎。無疾解官。不待報而去。其謂禮乎。妻子饑寒。子不能贍。明時任賢子不能顯。其謂智乎。窩居薰污是招蝇也。破壁嶢ㇾ是招壁虱也。土地濕穢是招跳蚤也。緻裘穢ㇾ是招蟣虱也。帷帳不施是招蚊也。既蒙設館相待。今又厭而逐之。其謂信乎。且子尚昏ㇾ而欲責人昭ㇾ耶。孰謂子為知人。乃愚人耳。先生聽畢。赫然語塞。於是五人。皷掌跳踉。一喊而散。先生覺後。述其夢中之事。大書於座右。以為自警云。

劉方三義傳

宣德初。河西務之蒙村者。邊河為市。舟楫聚泊之所也。居人近數百家。其間有劉叟者。號称長者。開酒肆於其間。第屋數間。薄田十餘畝。衣食粗足。然止叟媪二人。年各六旬餘。無他弟男之

依。是年有京衛老軍方其姓者。携一子。年約十二三。宿於叟店。及夕。方偶得中風。至曉則頽然不起。其子悲呼近絶者數肆。叟媪亦為之墮泣。遂容養疾於家。凡百粥飲湯藥。叟媪皆為辦給。不半月。則老軍死矣。其子跪告於叟媪曰。念兒亡父本某衛軍。於某年母已先故。與父欲投原籍。求少盤費。為辦母喪。不料皇天弗祐。父更路亡。遺兒一身囊無半錢之資。欲望大恩借數尺之土。暫掩父骸。兒願終身為奴。以償此德。如不見允。則投身此河。永為不孝之鬼矣。言既放聲

慟。叟媪撫恤流涕曰。噫。是何言歟。汝黃口兒尚知孝道。予豈不知義者哉。遂為辦棺衾之具葬於屋後之地。仍表之曰某衛軍士方某之墓。謂其子曰。予欲令汝歸家。喚汝親故攜取二喪。恐汝幼弱不能自達。汝可暫住予家。待有熟識之人方可。兒復號泣指心而誓曰。兒雖幼豈不知恩。且亡父病時。深蒙不嫌病穢湯藥依時。及至身死。棺衾葬具。所費不資。雖至親骨肉未必如此。況兒生長京師。親故鄉曲一人不識。有恩不報。欲安歸乎。且聞老丈夫婦亦無子姪。兒雖

不才。倘蒙不棄。收充一奴。以供朝暮。萬一義丈二位百年。某豈不堪爲拜掃之人乎。然後赴京取回先母遺骨。同我故父葬於義丈墓道之側。則兒之負恩不孝之罪塞矣。叟媼聞之。且悲且喜曰。真天賜之嗣也。因不復其姓。名之曰劉方。恩養倍至。方亦孝謹出常。勤業家事不捨晝夜。常若不及者。是後時值秋風大作。上游飄一敗船。泊於門前岸下。舡人呼号死溺狼藉。爲居人撓救。得達岸者纔十數人。內一少年約未二旬。氣息將絶。而手尚堅持一竹箱不捨。傍一少婦

撫抱呼叫不已。人或問其然。答曰。此人吾夫也。此箱中吾舅姑之骨也。時方從觀在側。歸道所以於父母悲咽不能成語。曰。此人之厄正如兒向日之苦。叟媼聞之。奔赴扶攜二溺歸家。更以燥衣。哺以晚食。不遺日而甦矣。其人告曰。奇姓劉氏。山東張湫人也。此婦奇妻李氏也。二年之前從父三考京師。不幸遇時疫。未易月父母俱沒。餘子夫婦。無力奉柩還鄉。只得火化爲櫬。謀此歸計。豈料不孝惡極。又遭此禍。過蒙老丈相濟。實再生之父母也。然李氏孕有六甲。遇此驚

溺。內損無任。不及辦聲胎已墮矣。於是叟媪及方嘆憐不已。急為洒掃暖室。朝夕為辦粥飲。不數日。李亦殞矣。叟媪為治棺具。亦葬於屋後之地。深為劉奇解慰。勸令暫住於家。與方同其寢食。議待便舡使謀歸計。凡經數十。皆以骨殖在舡。多遭衝擊之患為辭。又不果事。況奇於救溺之時。為鉤挽所傷數處。潰瘡甚發。不能履者數月。然奇素博學能文。見方聰敏出常。乘暇教以讀書作課。而方一誦即解。不旬月。凡經書詞翰無不精妙。一日奇瘡少愈。告於叟媪曰。奇疾雖

瘳。然一貧如此。思無他術。欲先負父歸。再負母去。義丈之恩。容奇喪完別為報答。叟曰。噫。路遠孤行。況子幼弱。非佳圖也。吾有一甕久蓄無用。贈子馱歸二親。豈不代勞。遂事乎。奇堅却不敢受。一日忽失奇所在。叟等惋嘆累日。亦無如之何。居頃叟得重疾。纏綿數月。而方衣不解帶憂勞骨立。忽奇到來。一家驚喜。叟謂奇曰。曩者失待。子何責之深。不告而去耶。奇跪而泣告曰。奇蒙再生之恩。未報萬一。及聞贈驢之言。出此拙算。意欲潛歸別謀濟事。不料至家。因前年黃河

泛溢。鄉曲遠近一望洪波。居人蕩盡。人畜田廬漂溺無遺。極目白砂蒿蓬百里。隻身無依徬徨累月。進退計窮寄食人店。靜思亡親之攄總歸何所安厝。義丈之恩雖宠。何時得報。莫若仍歸恩府。求尺寸之壤葬父暴之喪。俾便成仁致身塞罪。以此生為終身之質。奉宅上薪水之勞。未審義丈能從願否。叟曰噫異哉予何幸。累感孝子来同乎。遂為奇倫道劉方之本末。奇亦驚悚。叟復曰。若信然。尔奇為兄。尔方為弟。同乃心。共乃義。守此薄產足以業生矣。於是奇方再拜受教。二人互相推愛。極力養親。甘旨極一時之

温清盡冬夏之勤。又一年。叟卒於前。媪殁於後二子倫盡人子之情。哀毀不堪。淚盡繼血。將葬兄弟謀定兆域。遂迎方之母骨於都下。共築一塋列三墳如連珠。二子同廬其次。不釋杖者三年。閭里感化遠邇稱聞。及服除。兄弟勤業。生意駸勝。不数年富甲一鄉。人以為孝義所致。一夕兄弟夜酌窓下。酒將半。話及生平。因痛二人出處之危。悲三父没身之恨。驚合義之奇異。喜成家之遂願。相示悲惋淚不自止。奇曰。此皆予二

人徵誠感格。實蒙天相。然予今年二十有二。弟亦一十有九。俱未議婚。況人之壽夭莫期。萬一不諱。則三宗之祀淪矣。若乘時各求良配。或有所出。豈不休哉。方愀然不答。良久徐曰。兄忘之乎。初義父臨終時。弟與兄有誓願各不娶。今何更發此言。奇曰不然。初因父母垂没。六喪大舉。家道貧薄。所以省輕藉重也。今則孝敬已伸。義恩已報。家資復克。況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決不可膠柱也。而方展轉百辭。欲足守前誓。奇亦無如之何。一日奇於知厚處。話及茲事。其友曰我得之矣。令弟意謂彼與賢契立家在先。恐欲先娶尔。奇曰吾弟端仁。決無此心。君既為謀。試一驗之。遂密令二媒私見於方曰。某家有女。年正與二官人同。良淑工容絶於一時。實佳配也。其等敬議此婚。待別有年齒長者。然後再議大官人之婚未晚。方勃然作色曰。何物老嫗欲离間吾昆弟耶。急去勿令吾責也。二媒愧赧而去。密告於奇。奇等百方思度。終莫得其主意。是後奇因覩梁燕之勞。題一詩於壁。以探方意。其詩曰。

營巢燕雙〻雄朝暮辛勤巢始成若不尋雌

繼殼卵。巢成畢竟巢還空。

一日方偶見其詩。笑誦數四。授筆亦題一篇於後。其詩曰。

營巢燕。雙〻飛。天設雌雄事久期。雌兮得雄願已足。雄兮將雌胡不知。

奇見而驚疑不知所主。急謀於諸友曰。予弟為人。形質柔弱語音纖麗。有婦人之態。況與予數年同榻未嘗露其足。雖盛暑亦不袒坐。及欲議婚。彼各皆不聽而詩中詞旨如此。恐有木蘭之隱乎。衆曰噫是矣。君當以實問之何害。奇垂淚曰。予以恩義之重。情如同生。安忍問之。衆曰彼若實為女子。與君成配。正所謂恩義之重得其所矣。奇終以愧為辭。衆以酒醉之。使深夜而歸。將寢。奇乘酒謂方曰。我想弟和燕子詩甚佳。然復能和乎。方承命笑而和曰。

營巢燕。聲呷〻。莫使青年空歲月。可憐和氏忠且純。何事楚君終不納。

奇曰。若然弟實為木蘭。胡不明言。方但傾首而已。奇復曰。既不成兄弟。當為兄妹乎。而或為夫婦乎。又不答。惟含泣而已。問之再肆。方徐曰若

兄妹之。妾理應適人。妾父母之墳。求為寄托之
柩矣。妾初因母喪。同父還鄉。恐不便於途。故為
男辨。既因父没。妾不改形者。欲求致身之所。以
復是仁人。此非人謀。實蒙天合。倘兄不棄賤陋
使三家之後。永續三義之名不朽矣。奇驚喜不
已。遂揖方就寢方曰。非禮也。須待明日。祀告三
墳。為妾辨粧物。昭會親隣乃可。二人遂拱坐待
旦。依議而行。是後浸成巨族。子孫滿堂。世號為
劉方三義家云。

華山採藥記

陝之潼邑。有吳生者。名見理。早業舉子。累科不
第。遂輟講家居。不復有功名之念矣。因其家室
素富。兄弟得倚子息成立。飽食閑居。無所經理
者。宅西有道觀一區。甚為清僻。其住持劉古寰
者。素稱道行。年耆德著。為鄉里所重。因常往来。
遂深契密。一日論及神仙之事。古寰傾所知以
談。見理存乃持以聽。上及松喬下至丘馬。歷々
詳道。見理曰然。則長生之道可得而學歟。古寰
笑曰。仙亦是人。人亦仙也。何仙不由學而得。何

人不可學而仙。但人之處世。或因富貴所絆。或緣情愛所牽。勞ㇾ形役。擾ㇾ心羈耳。苟或不然。移我之皎ㇾ。合道之昭ㇾ。又何難之有哉。見理曰。昔聞人言。脩長生曰內丹。煉黃白曰外丹。不知二致之說果何謂也。古寰曰。夫外丹者內丹之諭也。內丹者外丹之驗也。假鉛汞而著象於顯媾陰陽而含理於窓。正所謂操綿磨劒。刓水礪刃者也。此亦大槩而言也。若夫丹道別異之名。奇玄迂遠之理。乃先師之遺訣。多隱直指。或托彼而言此。或比顯而示幽。真迹神窓。玄謨妙

秘。豈舌論觧悉哉。見理曰。聞師之言洞開茅塞。但不知吾師既達玄徼。不脩昇舉。甘處汚俗。予之未諭也。古寰嘆曰。仙道故易。殊不知入道之難耳。夫學仙者。須衣糧先備。盤用充饒。不煩已心。不勞已慮。孜ㇾ進道多叅至人。廣禮明師。採靈株而煉神藥。黃白既成。道資足用。則藏脩無饑寒之慮。罪藥有可致之由。仙位可登。烟霞任步矣。若貧道者。雖冒籍玄門。切嘗聞道。然朝無衣糧。夏憂冬寒。自給不足。何由養道。總遇真仙。終為無益。感君閑談。論及愚衷。倍增傷悼。正所

謂瀦水無舟。與其投溺者何異。噫草木其與吾同腐乎。吁垂首良久。泣數行下。見理聞此異言。竟志俱移。悔昔授業之差。恨今會古寰之晚。乃棄無益之財。脩有理之宗。未審尊師能容寶納否。古寰曰。若然以君家室外饒。天姿内富。表裏相須。煉脩雙舉。易若吹噓耳。若非戲言。亦貧道之萬幸也。見理發誓示誠。各寫清詞。焚於道像前。於是古寰勸見理創治精舍。聚合雲水。不日而就者十數間。九百供資之物。薪水之費無不悉備。不一年遠邇傳播。方士雲集。常食者不減數十人。或教之以黃白助道之術。或授之以還丹復本之道。服氣存神。回精補腦。聚五存三。七還九戰。掛寶劒於真無。閉黍珠於靈窓。至於點茅乾汞。縮貨脫青。偷竟借體。假母奪胎。雖桑同契悟真之篇。梯真集烟蘿子之圖。又若青陽無益子士表公輔之秘訣。真一散人。居姤子。元皇龍虎之經。無所不論。無所不究。雖積年連月。日談暮論。夜煉朝焙。終無纖毫之驗。家業漸至消鎖。婢妾或遺外議。全無疑介。斂弄益深。詐情益

見。貪心益迷。談交論戰。啓狂夫窺竊之心。買爐治鼎。結怨女失身之恨。至於廢寢忘食。神枯氣耗。亦不暫停。朋友接踵相諭。親故交口而勸。終不少悟。一日古寢無疾而死。見理以為仙去。追念不已。恨不得與其同往。後因與二方士入太華採藥。步涉巔險。備極辛苦。入山既深。絶無人蹤。偶遇老松一株。青陰團密。澗水臨岐。晴莎如綉。共少憩焉。見理素本膏粱。困弊無任。遂枕石而寢。既覺。失二方士其所在。回顧衣糧一空。盡為盜去。見理神飄膽落。悲慄驚疑。全無路徑可歸。豈得人烟問指。但見豐草喬林。巔崖怪石。見理猶疑二方士或神仙顯化。登雲駕鶴而去。尚不敢指斥為盜。正疑思之間。不覺山色生烟。斜陽漸下。楓樹與溪泉嘈雜。殘暉同新月爭光。空翠濕衣。寒嵐沁骨。既乃落霞消西嶺光收。皓魄印前溪瀲彩。見理饑寒頓劫。徘徊於深林密翠之中。徃返於古澗幽岩之畔。計無所施。但期必死。正徬徨間。忽聞歌聲。乍遠乍近。或抑或揚。初微漸著。如秋空鶴唳。古峽龍吟。腔奇韻異。清烈出常。斷續之間。畢而復作。其歌曰。

壽夭本由天。窮通亦自然。數成無始上。理定有生前。天地同歸此。陰陽豈外遷。可笑凡愚子。癡心慕學仙。

歌竟。迤逦而來。將近乃一叟也。豐髯秀目。岳準岸眉。度態不凡。前謂見理曰。子之是行也。得無險乎。懼乎。又或寒餒乎見理幸逢温厚長者。又聞相恤之言。則首肯口應諾〻不已。叟笑曰。無傷也。子不必過慮。老拙幣廬在此山前。煩子枉駕一宿。明晨當導子歸。見理自喜過望。即隨叟迳造山前。遥見雲擁柴垣。樹籠茅舍。至則石床竹器。幽槩如畫。叟揖見理就賓位而坐。見理拱問老丈為何大族。尊稱高號。處此深僻。叟但笑而不荅。荅罷。設村醪而相酌焉。叟因問見理入山之由。而見理亦荅採藥之故。叟三撫几而嘆曰。孔孟之道洪如天地。昭如星日。不能使後學小子遵天順理可哀也矣。見理尚喋〻辨其所為。叟曰不待子多言。老夫豈不知耶。子所謂道者。言治鉛汞可以為金銀。調精氣可以為不死。子以金銀為何等之物。死生為何等之事耶。苟可以人力為之乎。夫金者乃五行之正體。元氣

之一維。大堤賴以輔成。羣有以之充遂。能從能革。易有易無。號稱天祿。覆載之間。惟人爲貴。人之至要衣食爲先。衣食之權。咸歸於此。故歷世以來。未嘗不寶也。國有斯而民庶安和。家有斯而子孫賴倚。名爵名勳以收多士。稱財稱貨普役工商。有斯也。傾國之資可期。連陌之田可置。起填溝之殍。出繫圄之囚。有回生啓死之功。鮮伏羲扶仁之德。與陰陽否泰同權。共造化興衰一軌。實係民心久專世欲。紛紜浮行於世。運亨則來。命薄則去。應積不積安而益年。應散不散必罹禍焉。上自王公。下及黎庶。若富若貧莫逃乎數。焉得以少而致多。以無而致有哉。又若神仙長生之道。由爲誣謬。夫仙者乃五行雜萃之精英。天地不恒之異氣。氣之順也。在天則爲景星慶雲。在地則爲醴泉芝草。在人則爲仙人賢聖。氣之逆也。在天則爲妖星怪氣。在地爲水湧山移。在人爲魍魎賊。其仙也或凌雲馭氣。或木食山栖。或假醫而利益於人。或托卜而預言禍福。氣在則隱顯無恒。數盡亦然化散。仙豈不欲授人。實亡道可傳。人若妄求而安得乎。

欲修而作仙。正如種麪麥而作黃菊。截蓁蕞而
擬蒲蘭。大易有云。有是理則有是氣。既有其有。
安無其無。若天若地。若山若川。神人品物。萬類
同焉。通塞不外。成敗豈迂。溪梅冬綻。塢杏春妍。
靡草經使。松檜千年。長短靡一。氣理候然。又爲
可以生而不死。以短而作長耶。設若如子之言。
則智者富而且壽。愚者貧而夭矣。見理驚服。再
拜受教。次日道見理出山。由舊路歸家。既歸追
悔前非。進復先業。遂携書籍從童僕。復入華山。
欲拜老叟爲終業之師。至則山重澗疊路絶深

林。不復可尋矣。

潦倒子傳

山陽祝理者。爲縣大族。壯歲試舉子不捷。遂放
意林泉。以詩酒爲務。九郡之佳山勝水。廢陵古
廟。遊覽將遍。所作詩文長篇短句。藁積盈架。騷
人詩客日相娛樂。然理之爲人。性尚忠正。惡偏
私。每見人之不忠不孝者。疾如深讎。一日於一
友處。遇有岳鄂王傳。取而讀之。將畢。勃然震怒
曰。當是之時。天不在上耶。地不在下耶。舉國之
人皆昏醉而不知耶。何容奸邪如此妄爲。手碎

其傳仰天呼嘆撫膺頓足歸而不食者累日方
已忽日作詩一章邀諸同儕具牲酒設香燈以
詩訴於天復作文以祭之其詩曰
六飛南渡天維缺八陵九廟風塵隔神州百
二犬羊屯兩河黎庶流膏血宗澤亡来勢莫
支伯彦當權徒賣說孱謀不念父兄宽甘仇
忍耻無心雪岳侯忠義金石堅威宣酋虜兵
無前鉄馬横行蹈沙漠金戈高杖揮燕然萬
姓懽呼期舊物兩京迅掃除腥羶報國赤心
先剌背有誓不與讎同天傳檄中原平有日
三軍含笑胡兒泣父老壺漿速近迎猾盜挍
誠爭獻執關陝河中日震驚胡都重貨皆移
址一朝詭計促旋師十二金牌星火急東窓
私語逆謀臨萬里長城竟陸沉塞上旅魂思
故國海隅屈膝仰仇金一時意許山河界萬
載含宽海岳深清風千古稱高節寒月當湖
見此心我讀此傳氣山湧欲奮老拳施毒猛
糾同仗義愛仁人發取秦奸遺臭塚斷棺粉
骨庶塋園拔樹尋根絶裔種岳爷岳爷奈若
何此恨綿綿天地来

復作告天文曰。
仰彼蒼兮高玄。伸痛憤兮於天。何忠良兮受戮。忝奸逆兮長年。問鬼神兮安在。胡縱惡兮無愆。鷹子請兮可察。雖異代兮當為之伸冤。
祭畢。割牲煮酒。與諸友共飲盡歡而罷。是夜理將就寢。忽得重疾。及曉其口歪若吹螺。諸友聞之奔走莫救。或有請女巫降神者。神曰柰相乃先代元老。尒非岳侯親知。無故代人復恨。陰報如此。若不發願相酹。此病必死。舉家惶懼叩拜承伏。而責理之狂誕。理但微笑不答。是後理疾少間。而集家資數十萬。更典水田足錢百萬。為遊杭之計。遂具衣裝從童僕。戒行有期。諸友餞祖。共請其故。理曰。少至泰相之墓謝過耳。衆以為然。遂張帆而去。不越數日而回。衆怪而問之。理以手加額曰。噫。理以愚鈍之姿。早失問學。妄自為之。操施管見幾陷於不義。幸遇哲人。得救斯過。蓋予之幸也。福也。諸公又當為予賀也。衆請其說。理曰。予之此行。實欲至杭以財為費。斜集義人。發掘泰奸之塚。以伸古今之冤。豈肯伏躬信巫酹願也。不意行至高郵。阻風湖口。近一

水村而泊。予乃下舡隨岸閑步。將里許。遶出汀沙之表。予乃挾叢蘆之陰。藉莎而坐。時當仲秋。水落洲空。沙明浪靜。四顧湖光極目無涘。上下相涵。水天一碧。新月初升。暮雲影裏生光。落日將收。夕色霞邊返照。一天詩料滿腹幽懷。理正沉思。間忽聞人聲。映蘆窺窺。見岐岸之上有人面湖而立。細視乃一樵者也。一手持一空舡。一手提一巨鋸。良久大呼數聲。洲渚皆震。遥見敗荷深處撐出小舟。乃一漁者向岸而來。將近。樵者呼曰。得魚否。漁者答曰。得一巨鱸煮已將熟。亦未知有酒乎。樵者舉鋸示之。二人鼓掌大笑。乃移舟近岸。維於一老樹。樵者以兩足踏其舡頭。坐於樹根。漁者就舡屈膝相向而坐。少傾酒至。二人且飲且談。理乃潛身竊聽。皆世外恍惚之言。非經書所載之語。良久樵謂漁曰。今飲甚樂。我欲歌詩。君當和之。遂擊缶歌曰。

雲斂千山萬木秋。採樵活計最清幽。閑来易酒隨心賞。不識人間更有愁。

漁者叩舷而和曰。

水落湖空一望秋。綸竿趣味一般幽。湖魚湖

酒終朝醉。得失從教世上愁。
理潛於簋中聞此佳作不覺徑前。失聲而和曰。
抑氣無伸鬢欲秋。喜聞佳叶出塵幽。倘蒙莫
叱容叨和。少滌狂生萬斛愁。
二人赫然相顧有不樂之色。理乃至前長揖。謝
其輕和搪突之罪。二人不甚相荅。其漁者徑前
解纜欲去。其樵者笑而留曰。彼非狂夫俗子。亦
吾儒之晚生也。況復能詩。正可共酌一晌之樂。
何爲相畏若此耶。漁者微笑而止。遂邀理坐於
次而共相酬樂。樵謂漁曰。適問我倡而君和。今
君當先倡。我二人亟和之。漁乃讓於理。理不敢
當。漁遂鼓枻而歌曰。

一著烟蓑萬慮空。林泉廊廟本來同。虛舟漾
ㇾ隨行止。笑殺當年阮籍窮。

樵者撫掌應聲而酬曰。

漢楚功名過眼空。是非榮辱古今同。爭如懶
散忘機客。總謂身窮道不窮。

理固辭不已。拱手而賡曰。

志士仁人此日空。理窮舉直孰能同。揮金不
吝求成義。不爲區ㇾ世路窮。

吟畢各暢飲數盃。樵謂理曰此該子倡。理不敢辭。離次吟曰。

天高地厚此宪深。報應無聞似石沉。欲向傍人陳往事。不知那箇是同心。

樵者笑而荅曰。

白雲重疊亂山深。斧担歸来日又沉。且向江邊歸不關心。

漁者顰蹙而應曰。

滔酬一醉自来鍾。看破塵中幾陸沉。一任虎狼爭失鹿。是非不到野人心。

吟畢漁者謂理曰。觀子詩意憤抑深切。操心欹嶮。為何至此耶。理不敢隱。遂倫告其居處姓名。諗其讀傳不平之由。發憤遊杭之計。漁聞理言一笑而絶倒曰。子為儒生如此之事不明。是冒儒名也。予試為子陳之。夫天以陽言。地以陰言。五行於斯又分形氣。人秉陰陽之全。具五行之妙。所以奉五常而倫百行也。若人事乖離。則陰陽五行各失其序。理逆氣違陽斂不舒。陰慘肆悖而有水旱之灾。瘟瘟蝗之害。甚至兵起國危。人民荼炭。非天有所作為。乃人事應感如此。雖天

亦無如之何。且趙宋之有天下也。趙普首建篡謀。後佐太宗。背母兄而殺弟姪。王欽若之侍真宗。以詭而降天書。王安石以行新法而敗民業。其源大抵如此。而欲望其流清得乎。其間數君雖有絲毫之善。功不補過。乃至徽欽而後。事至莫挽。天心仁愛。延及九廟。賊檜之生。非飛之仇敵。乃宋國當傾之眚物也。非徒殺飛。實誠宋也。飛存宋存。飛亡宋亡。宋既當亡。豈可使飛不亡哉。然陰在陽中。陽順陰逆。故君子道長而福。小人道消而禍。陽在陰中。陰順陽逆。故小人道長

而福。君子道消而禍。其飛檜同事將亡之宋。正陰慘陽伏之時。檜既合時享福。飛欲不禍得乎。此所以子之不足與檜為究也。理曰。若然則岳侯當以忠順為非。以奸逆為是乎。漁復笑曰。若以飛之生死論之。更有說焉。夫大丈夫之於世也。恒以生遇其時。與不遇其時。死得其所。以為幸與不幸。豈較其壽之短長事之成敗。以為得失者哉。若岳侯者。正所謂生遇其時。死得其所。其光其美何以加之。且古之人臣。能建不世之功。得全其始終者是幾人乎。自宋

興以來。能事武臣比〻不少。世獨以岳侯稱者何。蓋因志將伸而驟屈。功將成而復墮。年當富而卒夭。國氣已振復至於不可為。致使仁人義士。悲惜悼痛。如在已躬而不擲也。如鄧禹者漢之名將。而有關中之敗。孔明者蜀之卧龍。而有街亭之失。曹彬者宋之良將。而有白溝之潰。設使當時世無秦奸。岳侯不死。孰敢必保其始終乎。噫非秦奸則岳侯精忠不彰。非秦奸則岳侯功名不著。非秦奸則岳侯始終不美。天設秦奸。以成岳侯萬世不磨之勳。欲為岳侯報讐者。是不知其所而為也呵〻。理乃脫然明悟。不覺手舞足蹈。喜極而狂。輒向漁樵百拜謝教。於是漁者拍漁鼓而歌。樵者吹匏笙而和。理為之起舞。哄然而樂。彼各皆醉。漁即解纜將去。樵謂理曰。

今此之別後會難期。吾有小詩。敬為子壽。詩曰。

世間惟酒可消愁。事大如天醉即休。彼是我非皆莫較。但能遼倒足風流。

吟畢長嘯而去。漁亦鼓枻而歸。理既還舟。次日徃訪竟無踪迹。理乃浩嘆而歸。誓絶報怨之念矣。諸友宣傳遠近驚異。理因樵者之詩。遂自號

曰噫。子今年逾不惑。而發此騃稚之言。其愚又可知也。且夫吾之爲人也。仰觀有天宇無窮。俯視有山河無際。四海之廣。兆庶之衆。金玉珠貝。珎玩錦綺。五谷之豐。百才之倫。魚虫鳥獸之繁。花果草木之盛。天之所生。地之所産。皆爲人有。而衆人之中。而有吾君主焉。且吾君。端居九重。玉樓金闕。垂旒棨衮。乃吾之父也。其卿相百辟。着緋束玉。華堂綺室。列鼎重裀。乃吾之伯叔也。又若巨室豪家。跨州藉縣。集貨連田。乃吾之兄弟也。仗父兄之威靈。竊伯叔之庇蔭。居天地之

潦倒子云。乃棄妻子。獨駕一舟遠遊近訪。後不知所終焉。

夢夢翁録

夢夢翁者。初號華胥國人。後更是號。年近八旬好學不怠。然爲人不爲修飾。言行從心。舉止怠肆。衣垢而不滌。食糲而不擇。於人不欺。於物不忤。不戚戚形無益之愁。不揚揚動肆心之喜。恒以詩酒爲樂。冬夏述作。春秋遊賞。或有人謂曰。予觀先生見富貴不求。處貧賤不憂。人尊而不喜。人欺而不怨。真有道之君子也。夢夢翁大笑

中土。爲衣冠之丈夫。處人不爭之地。居無人碍。行無人止。無強暴之凌。絶虎狼之害。圜視九州。俯接夷夏。享四海之珎。納八方之貢。晝居無疑。夜寐不驚。不耕而食。不織而衣。讀書習禮。問學求知。續道統之源流。承聖賢之命脉。或以詩書聘懷。或以琴樽取樂。賞四時之佳景。覽江山之秀麗。留連花月。翫弄風光。白首無虞。生平康樂。君試熟思。吾今有何貧賤之可棄。又何富貴之可求乎。言者赫然而退。一日夢ゝ於讀書之暇夜靜之時。意有所寓。瞑目凭几而坐。俄有一童自外歌舞而入。夢ゝ曰。子從何自而來乎。童曰自君心所來耳。夢ゝ曰。予心在子胷次。今子自外而入。何云心所。童大笑曰。夫心。如風之無形。如水之無質。止如遊雲。動如飛電。入水不溺。入火不焚。透金石窮變化。遠越萬里。近在目前。大彌六合。小入沙塵。如狂猿之莫馭。如奔鹿之難遏。所謂大道無恒而有天地。天地無恒而生萬物。公獨何人。能使心居胷次乎。今在公胷次者乃心室也。觀公之言非妄則愚。不足與較也。但吾成命在躬。須申誠款。復告夢ゝ曰。吾師旅幻

子。聞君之賢。遣僕敬邀一會。伏希勿阻為幸。夢
ㄟ亦不問其師者何人。居止何所。遂同往焉。少
頃達彼一水岸。遥望則烟水鴻濛浩渺無際。其
中隱ㄟ若有島嶼鰐峙。樓閣聳起。童指其處曰
此是也。夢ㄟ曰無舟可濟。童曰適間所謂入水
不溺。但行不須舟也。遂履水而往。既至。則主人
深衣藜杖候於門左。拱讓而入。肅夢ㄟ於堂。升
之以首席。倫盡主賓之敬。而旅幻復恭揖而告
曰。僕素嘗讀易。其中未能盡解。聞公温故多知。
是敢仰瀆枉駕欲盡未知。伏冀勿吝。遂設講席。

一ㄟ咨訪。夢ㄟ盡已所知。講畢。旅幻幸甚。再拜
而謝。已而道夢ㄟ之宴所。乃越臺殿數重。設廣
席於大庭。其庭高敞。四無周壁。陳以金屏。彩絢
奪目。不設燈燭。直有皓月當空而與水光周接。
上下涵映。皎於白晝。所設珍饌器物。不可名狀。
揖夢ㄟ於首席。兩傍有席十數。夢ㄟ辭不敢當。
旅幻笑曰。設此微儀特奉先生。其他諸客佐樽
者耳。不勞多讓。話間報客至。見四人入焉。衣冠
朴古。動止閑雅。一人形容洒落。號瀟然散人。一
人精神明粹。稱清虚海客。一人性質混厚。稱益

元道士。一人賦性文雅。稱無邪真隱。既而復有四客亦至。一人支體清苦。稱蒙山長老。一人形相輕清。稱映形先生。一人風流瀟洒。稱驅炎揮使。於是各行揖讓。然後就坐。旅幻舉觴寿之。衆樂畢作。清冽過雲。復有女童數十。各按菱波之舞。侍從疊供。樽罍雜進。賓主歡酣談笑逕席。已而旅幻告衆曰。今日之會。雖無盛款。然人生百年。為歡幾何。不有歌詩。無以紀其勝集。遂置紙筆於前寿之。固辭不能。旅幻曰。此雖先生過譲。然須我輩吟畢。然後先生押趣。乃見尊崇之敬。於是瀟然散人吟曰。

瀟然心性本清狂。曾富吾民啓聖王。戛竹有聲清似玉。吟松入調細如簧。蘭臺賦就生雄志。沛國歌殘動感傷。琼重故人情慨爽。幾推花氣佐壺觴。

清虚海客

清虚本住海東頭。萬里凌空步斗牛。泠浸長門天寂寂。光涵平樂夜悠悠。洞庭波歛氷千頃。赤壁山高玉一鈎。對影舉盃相約處。怡然

三友共歡酬。

益元道士

益元道士擅風流。今古常陪達士遊。楚員包茅勞小白。漢徵助酎責諸侯。維持元氣供奇句。掃蕩猶疑散旅愁。自笑老夫無箇事。松壇石榻日扶頭。

無邪真隱

無邪真隱產靈臺。應處還從觸處來。有料自然隨口得。無題空費用心裁。閑中苦鍊辭方穩。醉後推敲理自該。風月滿庭光景好。清樽莫惜對花開。

蒙山長老

蒙山長老本來清。陸羽經中註姓名。驅逐睡魔回午夢。句除詩課解春酲。枯腸遍潤搜文字。輕汗微生散不平。漫取竹枝煨石鼎。西窓卧聽轉車聲。

映形先生

映形相與不相離。偃仰眠行是處隨。日落一時辭院宇。燈来依舊上屏帷。陰晴不定追陪約。晝夜無窮聚散期。向晚一樽花下酌。三人

幽興此心知。

扶衰住持

可嘆扶衰老住持。濟人功業世應奇。石橋苔滑隨身策。花徑泥乾緩步齋。挼水化龍欺翠竹。吹光照閣壓青藜。憑君莫厭鳩頭異。曾佐明時錫老耆。

驅炎揮使

驅炎揮使氣揚〻。曾障鸞輿出建章。竹帛有工成運用。毋青無體妙多方。忠歸諸葛兵車上。孝在黃香枕簟傍。誰寫故人方酷吏。爲除炎暑散清凉。

旅幻子

無極太極。道器以立。理具氣成。理形氣質。一動一靜。陰陽莫測。陽施陰受。神玄鬼密。二五媾合。萬化一則。回煥有無。顛倒虛實。一弛一張。更闔更闢。不緩而遲。不速而疾。真假無端。夢寤莫直。來寄往歸。死順生逆。變而復化。消而又息。純雜多岐。代謝無迹。各擅汝我。互爲主客。不欠不餘。無損無益。虛實通貫。去住無適。何喜揚〻。何愁戚〻。萬本同途。千古一日。

四時迭催。兩儀競逼。天道難窺。人道可習。隨事用宜。順常取給。玄亦可鑒。妙亦可悉。羈而不縶。幻而不惑。倏乎不淆。湛然常寂。與物不悖。與道可匹。物我既亡。天人乃一。少滯即磨。微玷力滌。遠是避非。省勞就逸。風月既交。詩酒為敵。落魄亡情。徜徉自釋。尺璧非珍。寸陰可惜。

衆吟既畢。旅幻舉觴告夢。曰。吾儕之胡說。非敢弄斧班門。實乃投磚望玉也。萬冀勿吝揮金之賜。夢。辭謝不能。乃授筆吟曰。

神仙招我入氷壺。水接周天皓月孤。臺殿重重金氣化。屏風面面鬼工圖。雲韶欵案和青鳥。沆瀣頻斟舞玉奴。乘醉欲將心事吐。其結句未就。夢。致思之際。其何来童子忽然進曰。某雖不學。願代先生足成此句。旅幻急叱止之。童已高聲誦出曰。庭槐無柰一聲烏。復作鵝鳴一聲。舉席哄然大笑。夢。赫然失驚而覺。猶屈肱於几。乃一夢也。但見月色在簷。晨光漸白。遠寺鍾聲。庭烏正起。自疑自笑。徹曉不已。更思坐中八客。皆吾平生相須之物。何乃憑藉若

此耶。殆恐氣感神化耳。但不知旅幻之稱又何謂乎。自後嘗謂門人曰。予思處世若夢。故號華胥國人。今則夢復如此。真乃夢中作夢。因改其號爲夢々翁云。

花影集卷之一

花影集卷之二

節義傳

予友周君彥博。常談宣德初。彼嘗住鼓樓街後。其隣有陳揮使者。名安。字以寧。妻郝氏。相敬如賓。敎尚義禮。奉父母以孝聞。夫婦年近三旬。尚未有子。而陳非見任之官。身居營伍。朝出暮歸。辛苦甚至。一日忽得損疾。醫莫能効。展轉年餘更至危急。安自料必不能起。思其妻乃名家之女。性復貞潔剛正。倘已一旦不諱。妻必殺身以成節。若然則父母無所依托。而更以自已之不

幸。而累及人之非命。欲言則不忍。欲不言則不已。惟端視其妻。每與太息而已。郝知其意。泣謂安曰。妾自侍巾櫛。蓋今一紀。妾之不才。君備知之。何苦疑妾之太深。慮妾之太遠。君若無恙。妾亦無恙。君若有不虞。非獨君子之不幸。妾亦不幸也。君存與存。君亡與亡。豈肯偷生世間。口稱未亡人。汚君清譽。使親知懷疑。妾決不獨戴天日以負君之寵也。安曰。予之苦心難言者。正恐卿之堅立此意。若卿果不允勸。一則父母在堂無人侍養。一則卿乃違孝從恩。未為切當。莫若暫屈高見。則父母受終身之托。卿亦享未盡之年。豈不節義兩全乎。郝復泣曰。君止慮其一而已。妾若從死。則親鄰恤而有資。官府旌而有廩。妾若不死。則舅姑懷憂恤之心。親鄰啓猶豫之論。君卒則祿俸養資焉出。脫若妾命先於舅姑。不但妾之微誠舉而棄之。亦且舅姑反有失所。莫若順天履道。豈不美哉。安亦無言可荅。但相視而泣耳。又一月而安疾至甚。舉家環守而泣。安遂令人喚其知友王官人者至。安乃謂衆曰。我有心事久不忍言。目下永別。告乞父母。並外

父母。王賢契。必皆依允。倘不從我。雖死目亦不瞑。衆皆泣應。安曰子妻堅意死節。決不可聽。王其忠厚君子。尚未娶妻。待我没後。急令贅入。是我父母喪子而有子。妻之亡夫而得夫。雖於禮教有疑。其於我心。則爲萬幸。倘有一人不從。使我孝義不伸。九泉之下。永爲抱恨之鬼矣。衆未敢言。而王官人徑前荅曰。仁兄之言大有深意。敢不從命。但恐過日有變。即今宜取何物對衆與我。以爲信約。安遂呼其妻近床。親取其髻上銀釵一隻。與王曰。若事有變。持此赴官告之。王得釵痛哭拜辭而去。舉家皆哭。郝亦隨衆而哭。別無異言。衆以爲怪。至夜安卒。郝致喪設奠哀毀。特甚。晝夜哀慟。水漿不入。無復人形。至殮後。王官人設祭儀。携一客。爲文以祭之。其文曰。

惟宣德三年歲次戊申。九月庚子朔。越十有四日癸丑。友弟王某。謹以清酌之奠。致祭於仁兄陳公以寧之靈曰。惟靈秉一元之正氣。感二五之英華。有德有才。多知多學。職居武弁。未登軍旅之權。學擅文名。不遂風雲之至。正期國家有用。父母有光。家室有榮。親知有

望。遽尔天不假年。奄棄長往。使其父母在堂
不盡劬勞之恨。幼妻居室痛無繼嗣之依。出
意外之思。托不盡之謀於我。處世上之常。報
終身之義於君。雖承重寄之言。敢犯天倫之
叙。是以求人濟事變禮從權。今者謹舉予友
某。乃予素期之管子。堪以代僕。孝父母必體
公心。待室家必如公義。憶恐引薦非人。靈其
鑒察。嗚呼哀哉尚享。

祭告既畢。乃請於安之父母聚諸親隣曰。此人
子友也。姓某。名某。居某職。年若干。亦未有室。其
才德淳良。蓋尚義之士也。堪贅府上以奉孝養。
其誠謹終始必勝他人。然我之初見陳兄也。乃
一時權變。某雖不才。豈敢亂朋友之倫。敗嫂叔
之分。此是狗氣之不為也。適間祭文備以告祝。
恭乞父母尊嫂容允。以成亡兄之願。舉家皆以
為全美。郝氏告舅姑曰。前日所言使我配王叔。
非人所為。今携来之人。素非親知。有何不可。他
若肯養舅姑我豈不從。乞為上啓王叔。向日之
叙。今當見還。不然我終不從。王以為實。遂還其
叙。至發引前一日。郝乃去素服。盛粧餚設饌柩

前。默有所禱人莫得聞。祭畢。号叫盡一夜。人恐其自盡皆防之。至次日柩迁及塋入壙。衆皆瑯泣。赫乃投身壙中。伏哭柩側。衆急挽之。不料赫氏潜刃在手。忽然自刎而死。衆皆震悼不已。遂議復開安棺。依尸同葬焉。安之父母愴惶無措。如失魂魄。勠曰兒既夭折。止賴媳婦。今復自盡。我等不如即死。於是。王乃泣扶其父母曰。某初誓待父母有托。葬嫂有歸。我来墓次與亡兄廬伴幾時。今幸葬嫂大節通天。夫婦雙美。然父母之養不可少缺。其責在我。古人有刻木為母者。所以盡其不盡之心耳。予不幸父母早亡。其未盡之心正無所施。得人為父母。豈不勝於木乎。況以當養之父母哉。兄嫂雖亡。王即移家於陳宅。待正當安養。何必介懷。既歸。王親承服如安親弟。糾合親隣。上狀郝氏之節於官。致蒙旌表其門。其父母月給廩米二石。越三載。王乃服除。乃議婚娶妻。夫婦克盡孝養。如此者十餘年。父終於前。母沒於後。備盡人子之道。始終如一。嗚呼賢哉。至景泰間聞王官人尚在。但周君彦博迁居年久。王之後事不得悉知。又

忘其名字惜乎。海萍道人曰。古之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代不乏人。然未嘗有此三美生於一門者。當時王能申郝之節。而王之義無人申之。此傳是所以作也。復從而銘之曰。

天理本一善　人性倫五常　逆之爲賊孽
順之爲忠良　寥々千載間　屈指思遺芳

陳家有孝子　侍親在高堂　夫能謹温清
妻復勤羹湯　夫婦和且順　不異雙鴛鴦

一朝災眚作　自料必成殃　親老誰可依
妻少孰堪將　益友惟王生　義氣直且方

我親即爾親　我妻即爾房　若此心始畢
免使鬼鬼傷　王生振金諾　贊叙爲関防

陳君既瞑目　王乃易新郎　設奠哭靈几
誓心說衷腸　朋友天之倫　雖愚非犬羊

衆以好事定　具不思他詳　豈料掩壙時
郝氏悲如狂　飛身投柩側　頸血淋衣裳

雙親如失生　衆人皆驚惶　王生心獨喜
舉手感穹蒼　復啓陳子棺　附葬夫之傍

移宅侍陳親　自丁三年喪　告官乞旌贍
門閭生輝光　服除娶妻室　供養雙親行

養生盡子職　送死繼蒸嘗　嗟哉陳侯賢
積德感禎祥　友乃獸中麟　妻乃禽中鳳
代天宣正氣　為人立紀綱　一門三義烈
萬古芳名揚　他年逢太史　昭煥簡編香

賈生代判録

賈生者。名如。字譽之。乃山東泰安州人也。博學聰敏。諸書子史九流百藝。無所不涉。在鄉里間雖為人所稱而終不能進達。怏怏然而越四旬。因自念慕功名而過壯年。豈非命歟。遂不復留意矣。買田城南為終老計焉。日則邀友呼朋圖棋舉白或遊山觀水。或覽勝尋幽。狂歌笑傲落晛不羈。一日與諸鄉友遊泰山天齊宮。由兩廊而觀焉。時譽之已醉。見一神努目有怒色者則曰。躁而不仁當黜。一神間一泥偶婦人者則曰。淫而失體當貶。面赤者曰好酒。伸手者曰受財。狂態百端。諸友為之絶倒。行至貨殖司。譽之徑前擾神案而坐。笑曰此司所主。乃人間金銀寶玉穀帛之類。尔諸友者皆聖門之徒。博識今古研通經史。上可以為宰輔公卿。下可以為群司州牧。而俱無覿石之儲。每被饑寒困迫。吾今權

為司貨判官。尒等從而叩告。看吾能處置否。衆
責之曰。汝雖素稱愚直。然神司之位。烏可瀆慢。
笑戲之間。不覺頹然不能興矣。扶挽不起時日
將晡。衆唾罵不顧而去。將一更後。譬之方醒。舉
目視之。但見月光穿户。蛩韻鳴堦。風凄夜寂四
廡肅然。月光中但見土木鬼卒森列左右。譬之
自念夜既已深。廟門已闔。無計可歸。乃猩醉呼
曰。貨殖司鬼吏無知。佳客在坐而不上燈燭耶。
此言實所欲厭其岑寂耳。俄一鬼設一燈於案
上。譬之不懼。即以為得意。又曰有茶否。又一鬼
進茶一甌。少間二鬼捏一門扇鋪於牖下。跪而
告曰。請先生少寢也。譬之振衣就榻而寢。因問
諸鬼曰。予乃近井貧士也。雖嘗讀書學禮。然吾
家室寒微。未免為窘途所棄。鄉里所賤。親故尚
亦不憐。妻子或時恨怨。吾與君等素昧平生。況
又幽明異處。又無官守相臨。理勢相迫。至若有
先生之稱。供茶設榻之待。予何以敢當也。一鬼
前曰。吾之寘間與陽世不同。若忠實君子雖貧
賤亦尊。若浮偽詭誕之士。貴為公卿亦不禮也。
公盛德之士也。然吾判君見而亦當跪拜。況予

吏卒乎。譬之曰此故幸也。然汝之判君安在。烏得不一相見耶。吏曰若言判君深可為憂也。譬之驚曰何謂也。吏曰判君昨夜因與故人樂飲太過。害酒不能起。今日早本處錢米二精爭交易之權。各具詞箋訴於聖帝。得旨頒符本司。令審情實。務在時下得理。今夜三更後符使必来取業。雖將錢米二精拘繫在獄。然無人勘問。倘符使来責將何以待之。譬之曰審如此。吾雖乏申韓之學。頗知律典之條。倘能見委。或可得其情而成其案也。吏曰善則善矣。然公之鶉衣百結帽破履穿。不但不伏。猶恐被其譏笑。譬之曰若假汝判君之袍笏。吾着以升案。汝等亦須趨侍恭肅。必能瞞斯也。吏曰善。遂取袍笏令譬之着之。據案而坐。然譬之為人甩岸多鬚眉目爽秀。衆鬼吏且觀而且笑曰。雖吾判君。亦無此威儀也。遂令吏卒押二囚鬼近案而跪。一吏竟前執金簡而啓曰。早間泰嶽頒下符簡。令鞫此囚。伏乞神判。其簡以金為。大可六七寸。字皆雲篆不能識。譬之受簡。揚眉俯首上下俯脊。如點讀之狀。脊訖。振然啓洪鍾之音。開朗星之目。問曰

尔金所告何情。尔米所訴何詞。乃敢越訴吾司
輕瀆憲嶽。致蒙頒符發使。擾吾案牘。若所告有
理或可宥放。如其不逮。則定不輕恕矣。一囚人
首鮀身圓面方目。戴重寶之冠。負開元之字。颯
飞銅腥鏗飞金掇。伏地而呼冤曰。念某本姓金
氏。乃麗水之江砂人也。其先出自太昊。祖諱蓂
牧。位鎮西方。籍屬五行。官司兌位。有祖曰礦。而
生金銀。始自夏商。沿及周漢。族屬漸蕃。有刀布
貨泉錢貝之名。有關會券契交鈔之號。近族者
有鉛汞銅錫之類。貿客有異寶奇珍之物。奴隸
有錦綺紈羅之段。俱有富國利民之功。交有易
無之術。濟貧扶滯助困扶危。代天宣流行之化。
為人開通達之門。萬國通行兆民週用。績祖以
来職專交易此萬飞年不易之任也。迩者山東
小邑。愚鄙之民。口腹是尊。琛奇見外。但知較斗
論升。不解掂斤播兩。逐錢鈔於他州。易草實於
本境。使錢也藏瓶結串。有補鎔鑄鏡之危。其鈔
也襤袋塞墻。有引火褁瘡之苦。有此擅專奪利
重情。伏乞威靈分豁便益。又見一囚。褐衣銳首。
足停飞而有節。形累飞而多仁。再拜而訴曰。念

某姓穀氏名良。字國胥。壠州之井田人也。遠祖名禾者。抱道閒居。蒿萊是伴。蒙按用於神農之朝。薦享於燧人之世。使居司命之職。歷世累朝未嘗不重。祀天祗地無非黍稷稻粱。祭鬼禱神豈用金銀錢鈔。為民命其功括於乾坤。充國用充國儲斯名亘於今古。史羙有年。政愁荒歲。三軍緣吾作氣。萬户因我名官。此處乃闕里附廓之郊。素習敦淳不侈之化。故棄彼虛侈僭詐之資。用予濟世保民之實。却乃造奸妬冒。冒犯玄庭。捏詞誣告。二因招訖。譬之大怒。叱令鬼卒掠姓。金者一千銅鎚。釋姓穀者之縛。展雲箋揮巨筆而判曰。夫以覆載之間惟人最貴。養生之道惟食是先。其為米者有無係民庶之安危。旱潦関國家之否泰。尒世賴國。尒國賴民。尒民賴食。以斯察之。米之功勳何待論而知之者哉。其為金者乃天地剛燥不仁之氣。陰陽疑僻劣惡之姿。相作虎形性酣肅杀。時專秋令律應商音。在天為霜。草木遭而一空。在地作兵。風塵起而枚蕩。故先賢知其性惡好行。製為貨物。使通交易。以遂其性。免生他禍。既得旋用於時。為

物猶能害衆。餙冠鑄印敗高人隱士之風。為簪
為珥喪節婦貞姬之操。武將因斯取敗。文官緣
此欺公。起贓吏貪叨之膽。興盜蹠賊殺之心。不
臨貧乏令忙〻求覓千端。偏趣貴由。使瑣〻寶
藏百計。或爭一錢一鈔。致傾人命於非天。或渡
萬水萬山。苟喪客蒐於絶域。敗昆弟一氣之恩。
壞朋友同窓之義。失經營忠信無憑。達賄賂奸
回得志。石崇金谷。豈期倏忽誅夷。董公塢塢。不
料逡巡戮辱。元載世守。空名貪汚。何增日費。可
謂知機。德裕執迷積若丘山不足。樂羊聽詬棄
如糞穢無慚。貴為陳後主之蓮花。賤作孟蜀王
之溺器。道寶申有喜鵲之稱。隋王魯喚驚鴕之
號。王戎牙籌肯捨晝夜。夏侯竹笋定則春秋。陳
尉貪聲。崔烈銅臭。結鞍絡鄭愔之羞。遠榻惹王
衍之怒。不但前人當謹。亦且後世宜知。糊金錠
欺鬼瞞神。剪紙錢侮天瀆地。雖粉骨何勝其誅。
然握髮難窮其罪。欲磨之為塵沙到海由能出
世。欲錯之為細屑。入酒畏恐傷人。穢惡雖昧於
當時。罪譴莫逃乎今日。姓穀者理合優容。姓金
者情宜准律。各取親供遵條判結。合申泰嶽。用

繳嚴符。判畢適本司判官酒醒。聞知所以急出與譬之相見。款接倫至。而判官謝其權宜代判之勞。因酒失迓之罪。譬亦祝其擅攝神司之愆。僭干冥政之過。彼此交遜禮容誠色各溢於面。於是判官遂命酒肴。與譬之交酬暢飲。至晚方已。譬之乘酒而別。既歸昏醉經日方醒。向人倫道其詳。人皆驚訝。後譬之年近九十。一日捨妻子入青巒島採藥不歸。人或以為仙去云。

東丘俠傳

東丘俠者。姓花氏。名雲。字時澤。濠州懷遠縣之民也。其先乃故宋之宦族。即祖以農隱而不仕。父勞讀書好禮。聚徒教授於家。一日無故為凶豪劉三擊死。時俠年始三歲。母苑氏抱俠訴於官。官不為理。返遭械繫。時元政日紊。是非顛倒。賄賂公行。母子之冤終莫能直。況連歲饑荒不能存活。母遂抱俠再適於張氏。越十年。其母終。以讎憤不伸含冤而死。俠年甫十三。其居喪送葬禮如成人。為鄉曲稱重。又三年俠年十六。恒以復父讎為志。其繼父勸之曰。彼劉三者凶人也。有兼人之勇。徒黨又多。汝欲犯之。如犬之制

虎。徒喪汝生。無益於事。侯遂止。然日夜泣告天地。又二年侯十八歲。忽一夜夢神人。授一鐵簡長三寸許。曰。尔食此當有神力。侯遂跪而嚼食之。既覺齒痛連日。試其力果異常日。或手拔大樹。或肩負活牛。或挾車渡河。或拖舟上岸。遠近喧傳。號稱花神力。時至正癸巳天下大亂。其劉三者。聚合無賴。謀殺縣官奪擄其城。侯知勢不可容。而告繼父曰。兒欲直取函人易如反掌。慮恐兒動父無衛禦。或致疎虞。不孝大矣。近聞真人起義臨濠。不殺不掠拯危濟急。救民於水火。登之於春臺。盡往歸之。父既有托兒願遂矣。父喜遂同往焉。至大營得見徐公與語大說。薦於上。蒙召見。侯訴所以上曰。今汝既言能取懷遠當用人幾何。約幾時可下。侯再拜曰。不煩天兵。願容臣一身。今晚去明晨取來。上笑而遣之。侯身無甲冑。於徐公處乞得一刀。投夜徑去。夜四鼓而抵懷遠。侯遂坎城以登。既入。則隱身暗處。及明越垣而入其衙。遂捽劉以

出。號於衆曰。徐元帥大軍在迩。敢從逆者族。其脅從者盡來歸助。遂縛劉三。及同惡者十許人。擁而歸營。既獻俘。更率群吏。各上兵民錢谷之數。

上笑謂徐公曰。尔不但能知其才。而能知其心。此子雖古名將不是過也。遂命侯長帳前宿衛。以劉三賜侯。聽其施報。侯遂縛劉於營外。設父之靈位。親剖劉三之心。痛哭以祭之。觀者如堵。無不感嘆。其時附近諸城皆下。惟全椒與繆家寨亙為表裏。累抗

王師。侯請卒三十人。乘夜登埤縱火鼓譟。群賊奔潰擒斬無算。遂下全椒。

上將取滁州。未知虛實。而侯請為前哨。至中途。棄衆獨進。遇賊數千。侯奮長鎗大呼陷陣。賊皆崩潰。追奔直抵城下。大軍繼至。一鼓而下。甲午取和州。乙未從

上渡江。侯率衆先奪南岸。丙申破集慶。徇鎮江丹陽丹徒金壇等縣。皆侯獨率三十人。捨舟步往聞有劇賊潛擾其間。侯之奇功也。至馬駝沙。探之。被賊暗出圍之。侯與抗三日夜。賊敗走擒

斬百數。又克常州常熟。前後捕虜數萬。是年秋攻寧國。陷山澤中。前後左右皆敵寨。侯所領纔八十人。侯鼓譟橫身出入八八日。斬獲數千。而侯不中一矢。時侯官至安遠大將軍。判行樞密院事。已亥

命侯帥兵三千。往鎮太平。時彼處頻遭兵火。人民逃散。倉庫空虛。商販不通。官無見糧。民無見食。外無供饋。救援道難。隣敵切近。侯乃修殘理廢。招来易貨。甫半歲。而偽漢陳友諒之兵蔽江而下。旌旗不見其際。侯登江臺而笑之曰。是我

報國之時也。但恨糧少尒。即率所部精兵三千。鼓棹直前接戰。移時互有勝負。侯斂兵歸保江口。賊知侯無繼。乃結舟數百為水城。碇於江中。與侯相對。每出戰船分番接戰。使侯不得休息。越五日。侯夜潛遣小舟縱火焚其水城。侯復以舟師鼓譟攻之。賊遂敗走。越十日。賊復整衆如前結陣相抗。但不出舟浪戰。侯始疑之。時城中乏食已半月。侯遂盡殺戰馬以勞將士。以示必死。又三日。賊以步卒七千。自夾山潛出城後。乘高而下。城遂不守。侯知不可為。乃率所部舟師

直犯賊寨。賊揮諸戰舡圍侯於江中。暗遣善水者鑿侯舟沉之。侯得淺處賊又圍之。侯鎗折。倒持一賊以捍兵刃。偶有流矢中侯要害。遂為所縛扛之以見其帥。侯少甦。憤然一吼。索皆寸斷。起奪賊刀殺數十人。賊帥亦重傷而走。賊不能敵。佯跪請降。侯不知其詐。乃停殺開以禍福有賊自後潛以鉄撾擊侯之首而仆。衆遂斷侯之臂。弔於船艙而射之。侯至死罵不絶聲。公之部下尚千人。皆戰死無一降者。時庚子之歲。閏五月二十八日也。先是城圍將陷。侯之夫人郤氏。以牲醴祭告家廟。謂家人曰。吾夫忠孝人也。事若不濟。必以死報國家。我獨生乎。此兒雖纔三歲。豈可使花氏無後哉。尔等當保獲之。俄頃城陷。夫人遂赴井死。其家人或溺或縊。從死者數十人。獨妾孫氏不死。乃收夫人之屍。葬於庭後桐樹之側。以金釵二。一簪夫人之首。一自簪之。遂負兒以逃。將出城而為漢兵所虜。挾以同歸武昌。至僞都。其營每一夜驚。或曰因虜口夜哭所致。其帥禁軍中不得啻小兒。原虜孫之卒。欲棄兒於湖。孫氏詒卒曰。且如空殺我兒。莫如賣

於人。君更得錢。卒喜遂賣與一漁家。孫氏窮察其住所。每往視之。是年冬天兵伐僞漢。漢賊郡屬皆潰。孫氏乘亂潛入漁家竊兒以逃。數遇漢兵皆潛伏得脫。及江以簸傲舟。又遇漢潰卒奪舟。擲之於江。孫氏抱兒得一斷木。漂至岸隱葦洲中。採蓮實以哺兒。七日不死。忽半夜聞人語呼之。遇一老父。自稱雷老。遂導之以行。明年辛丑二月達 行在。孫氏大慟抱兒再拜。上亦泣。寘兒於膝曰。此將種也。賜雷老之衣。更欲復其徭。忽失雷老所在。訪不可得。時兒年八

歲。

命侍

皇太子就學。年十三授虎賁右衛副千户。又七年

賜名煒。拜水軍左衛指揮使。洪武七年。煒同孫氏至大平。求夫人之骸於桐樹之側。宛然原簪之金釵如故。比驗無異。遂奉以歸。緡蒲為侯。加以棺衾而合葬焉。翰林學士承旨宋濂。為之銘曰。

雲雷蓮花宇區分。篤生真人鎮乾坤。騎龍鞭

建下天門。前翼後衛。瀜若雲。誰其最雄。花將軍。力驅智駕。敵萬人。蹂躪群盜。猶麕麏。大刀長戟。屬橐鞬。左麾右刺。流電奔。緋衣緇弁。貔虎屯。駐馬飲江。江水渾。吳越之域。殺氣昏。手挽天河。洗妖氛。軍聲隆。然若雷震。遭者膽落兩足蹲。元戎開府大江濱。腰佩兵符。威令尊。控制上游。為國藩。偽漢恃力不圖存。建旗揚帆。事征討。艨艟艘。敝江躡。鈎拽。搶牛享士士氣伸。馳馬督戰寧顧身。賊燄熾。若烈火焚。大戰三日勢愈殷。單騎赴之齒齕齦。怒髮上衝氣如烟。汝賊兇頑犬與豚。願醢汝肉一口吞。賊慙耳塞不忍聞。至死不屈酬國恩。飄然乘雲叩帝閽。請為厲鬼扼賊咽。賊當殛死洗厥冤。天子下詔褒忠勳。東丘建俠貢九原。孤兒保育寵便蕃。不墜宗祀天所敦。生為烈士死明神。神靈在天光焞焞。嗟爾来觀萬子孫。繼忠思孝慎勿諼。弗信請考太史文。

廣陵觀燈記

至正之六載天下尚寧一。風俗侈靡。九八節皆有所尚。每遇元夕必張燈火。而廣陵燈火為天

下甲。時本路生員。余論者。學問該博。負性冲介。卓然有出群輔道之志。時與二三同志遊觀市里。或有人曰天寧寺燈佳甚。論等遂往焉。至則入山門。越前殿達後堂。何嘗有一奇燈。衆笑曰謬哉。此遊手之徒。見此男女混雜。故詒之尔。遂由兩廊而行。但見僧房深窈。曲折相通。重門轉側。床榻交錯。彼此可以穿連。周旋堪宜回避。幾見婦女。或憑小兒。或依婆媽。或坐或遊。或談或食。論驚怍不已。詢諸僧。則曰某師兄乾娘之女也。某法弟義嫂之姨也。必留隨喜尔。客訪於小行童。則曰此某官人之側室也。此某良家之婿婦也。論曰寧如此。緣何相識。諸僧童笑曰。但有道婆牙姥。何憂不相識哉。論聞之。髮指睫豎。撫膺頓足曰。天乎。天乎。胡神之教。壞我彝倫如此酷耶。遂揎拳挽手欲往擊之。為諸遊者扶挽而出。至寺門拾片瓦書一律於壁間。忿嘆而去。其詩曰。

敗壞綱常啓異端。妖形怪誕百千般。粧嚴像
偶渾金碧。糜贊生民盡腦肝。良婦遭欺精舍
暗。愚夫受戒布衣單。諸僧惡重全無報。始信

蒼ㄑ易得瞞。

行過通市橋少北。俄然狂風大作。飄塵亂物。震蕩若雷。街市燈火一時盡滅。咫尺不辨。同行者俱失所在。暗中有二人。一握論之髮。一擁論之背。不容辨問。持攝若飛。論怒曰。尔不過巡捕者。今夕元夕。通衢人走而敢與我無狀。二人曰。君不必怒。至彼自見耳。及至乃適閒所遊天寧寺前一足向後。詹拳昂腹。瞠目剔齒直視不跪。金剛叱之。論亦叱之。金剛呵詈之。論亦呵詈之。金剛曰尔何人。抗瀆神明若此。叱送犛舌之獄。論笑曰。尔胡鬼之奴。何敢僭稱神明以恐我耶。吾本不當與你接舌。柰何陷身於尔。不可鉗默。吾今姑擲尔佛。且尔既稱護法。為尔佛之爪牙。受彼卵翼之恩。當盡蛩蠪之義。則宜謹守厥戒。福善禍惡。斯其職也。却乃縱容僧徒飲酒茹葷。肆淫縱惡。陷尔佛於不義。吾以讜言嘆悼。敢加屈攝。以此護短容奸。輕犯君子。又當送何等之獄耶。於是金剛閉目搖頭。拿掌正音。而作是言善哉善哉。吾教之不行。良由此等人歟。論又曰。尔

既無如我何。屈吾至此置吾何地。忿罵益甚。金剛曰。適間閻君因赴上元會道逕吾寺。因見吾下佳作怒甚。即欲追取。緣騶從不敷。借吾二鬼而行。約十里許。氣色漸昏路岐殊異。慘々然如淒風夜雨之間。悄々乎似落月秋寒之際。論為之一洒泣。又悚然曰。大丈夫以讜言介論立世教而扶綱常。又何生死之難。妻子之憶哉。又十里許乃達彼。則臺觀巍峩殿庭嚴肅。吏兵森列鬼判侍堦。

二鬼携論俯叩陛下。一鬼啓曰。蒙旨差追謗佛秀才余論復命。良久聞殿上曰。汝為余論否。曰然。又曰壁間之詩汝所為乎。何人為乎。曰實論為也。殿上曰。汝既為儒生讀書習禮。講聖賢之道。返違賢聖之仁。孔子聖人也。尚曰敬而遠之未有他貶。汝獨何人而敢謗瀆如此。叱令鬼卒縛送犁舌之獄。論聞命擾地大呼曰論罪故當不宥。然鄙律發自有端。乞容一伸。若夫神庭見理。黑白有分。則雖釜之粉之亦所甘心。倘或阿庇偏持。使論復生百歲何益於世。殿上曰汝試

陳之。言或可取禮或相容。如其不逮則刑必加酷矣。命釋其縛。賜之紙筆。論攄愷悌爲案。操觚染翰。文不加點一揮而就曰。

夫佛者。乃西鄙夷之冢嗣。違棄君親自剏厄常之教。背遣天地橫開亡本之端。殊言異服。妬三綱而敗五常。因首裸形。自一人而汚萬世。染惡後人如投厠溷。誘欺愚孽似禁天刑。木胎土偶怪像千般。玉匣金緘妄書萬卷。況後之學佛者。自知誕妄無宗之說。爲士大夫所賤。却乃妄加粉飾。譎設妖靈。言從彼者登九重極樂之天堂。誘斯者墮十殿阿鼻之地獄。又若愚人奉佛者深爲可笑。預修因果。苦結人緣。營堂建塔想非望於來生。散米施財期富豪於後世。至若施設之洪。供茹之盛。誠可寒心。金碧交輝佛殿擬於宮闕。重門深邃僧堂盛似公衙。又如四月之八日。七月之十五。捏設盂蘭等會。一盤之用費千錠之錢。一堂之供過百家之產。糜困生民妬叨世教。其爲僧者又皆遊手之徒或避差之頑民。或躲役之逃軍。或因人命以歇案。或緣盜賊以

潛身。離父投師。背親合義。毀聖制之衣冠。習妖胡之體範。既髡其首。度態百端。巧好其言。語喝ㄑ而學似女之聲。善令其色。步徐ㄑ而作不男之相。低頭合掌。誑愚人啓學佛之心。皷眼搖眉。誘婦女動淫奔之興。傳經說法。如招姏子弟之排場。設會打齋。似開漢虔婆之構肆。呆人作悟。同斯有嚴責之奴才。淫婦通奸。是彼不累身之妻子。荅禪問辨。機鋒甚於刀徒。說經取笑。詼諧巧於付淨。為門僧要為門裏之常僧。接施主望作栖身之主。師兄法弟無男女一體通稱。義父乾娘有所故方絕繼拜。外邊娶妻。假称名姊妹姑姨。寺中育子。只喚做外甥徒弟。募緣送疏百計叨求。薦菜點茶。希般誑誘。自厭肥鮮。陋人薆淡。穿房入舍玷良家。外議橫生。度衆開壇。費聖世板圖日耗。於國無荷戈之勞。於民無輔安之術。不耕而琢饌盈廚。不織而綺羅滿架。穢世難除。薰天莫洗。甘縱洪奸。罹網無禁。罪形盈溢於從来。是非鎮容乎今古。人ㄑ俱得壽終。報應輪迴安在。此實鄙裏。故生豪怒。偶發脹蛙無用

之言。迺惷逆鱗莫逃之罪。伏望下燭愚衷。俯垂明察。

陳畢。屏息伏躬以待神判。聞殿上曰。汝之陳論或似近理。然於論佛未知其詳。寡人若不為尒倫言。恐此後學小生滯在一偏亦失其正。尒其諦聽。佛也者。西南遠夷之神也。其土之夷。受天地金氣之偏。剛燥無仁。常佩刀搠。怒則雖至親至愛立刃於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男女之別。長幼之序。禽居獸食。千百為群。世無定配與畜同行。以劫掠為生。以戰鬬為務。忍殺輕生視如草介。天倫人禮烏得知之哉。大抵天道惡殺好生。否極泰至。正氣或聚。偶生一人其名曰佛。痛迺其性。以慈悲化彼剛頑。以忍辱除其酷暴。天若不因其氣類而化之。而以宣尼教之難矣。兵書有云。以夷攻夷。以狄攻狄。此其意尒。佛在彼國其功亦大。其於中國。恐或下愚。解回恃惡之念。少啓忍讓之心。亦有裨綫之補。今詳尒於論佛之間雖不得其情。至於論奉佛之過。僧徒之非。實有疾惡輔世之心。功過相符是非兩質。遂令鬼卒送論還家。增壽一紀。於是論喜辭於面。

氣伸於悚。再拜舞蹈叩謝而出。及門。而免二鬼曰。予既還家不得復来。欲煩二兄携予。徃觀不律之僧受報之所可乎。二鬼許諾。遂引論至獄。但見諸曹用刑備及慘毒。受罪之人支體分裂。血肉淋漓。冤呼震天不堪聞視又見獄左有黃光亘天。其中有人衣冠儼然。冉冉投西而去。鬼使指謂論曰。此皆守戒精專者。得生人天矣。論曰。善惡之報故知不爽。然此兩途之人。其間雖老少男女之不同。僧尼道婆將半。而不見儒冠儒服者一人何也。鬼使曰。此乃釋氏色幻之化。非天地元氣自然大化。雖四民之不奉佛者皆不至此。而況儒者乎。論嘿然驚曰。予素不信鬼神。今已親見報應而君又言大化幻化之分。有儒無儒之別。予實不敏。願聞其詳。鬼使曰。夫大化者。乃天地自然至正之氣理也。乃萬物之本。氣之動靜謂之陰陽。氣之功用謂之鬼神。氣之屈伸謂之死生。張子所謂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為太虛。此即大化也。夫幻化者。乃釋氏輪迴之因果也。實自泥心執念。色像相感而成。我佛欲其散泥消執捨妄

歸真。衆生沉迷執泥至此尔。幻化之門。因釋所設。論曰。論忝儒名何尔至此。鬼使曰。君言諸僧業重全無報。又曰報應輪迴安在。此非泥心執念乎。論乃赫然大笑而覺。方憶昨夜醉歸有念在心。得此異夢耳。

管鑑録

元季之末。四方分擾。惟河北粗安。而慶都縣衙之西有王屠者。世業屠宰。素稱惡业。凡人談及鬼神禍福者。必至扼腹奮拳。極口毀詈。隣有于公者。年垂八十不為非行。于賢家富。舉縣敬仰。每遇王屠必再三戒其狂暴。勸其改業。王雖不加嗔怒。然恒以白眼相看。人皆不然。而于公每々不懼。一日王屠無疾而死。經宿乃甦。泣謂家人曰。我於昏沉中有二人徑前縛我。擁至一大官府堦下。責我多殺生命。瀆漫鬼神。欺侮良善。以刀刺我如宰猪之狀。然後擲於沸湯煙退。予不勝痛楚。失聲而覺。家人視之果見遍身潰爛穢不可近。復謂其妻曰。予常深恨于公勸我。不聽良言。果遭奇禍。幾不復生。汝可急去拜懇于公。為我謀之。妻如其言。于公遂詣屠家笑曰。此

實君之警戒。但依老拙所為。何必過惧也。於是王屠焚香誓天。盡改前非。常齋靜坐。不數日。前疾頓平。遇人善事竭財助之。遇人行惡盡力戒之。負土補於衢路。汲漿施於道途。雖不生業。家道比前迈充。鄉人以王佛子稱之。是後于公壽九十而終。佛子亦九十而卒。人傳之以為因果。有好事者作于王因果詩十詠。遠迩傳誦。其詩曰。

善人心地孰能同。鮮誘函頑積善功。看破鬼神玄妙處。只將人事合天公。

惡人當日肆愚狂。一旦回頭作善良。不是鬼神彰報應。又何能改鉄心腸。只將言行合天心。任尔欺凌不動嗔。到底須生計較。上蒼終始不虧人。

欺善欺良痛不仁。親遭報應始知因。皇天廣大涵生厚。巨惡還容聽自新。

禍福昭彰本在天。休將報應作徒然。暗中神鬼分明計。若不亡家定減年。

万事多端好事稀。休言報應眼前遲。心途善惡如形影。步步相隨不暫離。

趁意隨心不覺差。但差一事一寃家。到頭經
紀歸天筭。莫把聰明向世誇。

富貴由天莫強求。正如農業望秋收。若非着
力親耕種。枉費身心晝夜憂。

靜觀巧拙鬬爭高。拙士安閑巧士勞。巧拙一
蒙分禍福。莫將天道忽絲毫。

惡人休把好人欺。不令人知天自知。心上有
形須點檢。問君何處是便宜。

其縣學有庠生姓管氏。名鑑者。素称好學。博覽
書史。為同儕尊向。常日從講者不下十數。一日

諸生有録于王因果詩以示管者。管閱之再三。
忽然振几長嘆。擲詩於案。閉目不語者良久。衆
笑曰。此詩乃俗俚之言。吾儕取以奉兄。憶供一
笑。何故動此深疑。管曰不然。夫福善禍惡天之
道也。雖在吾儒不外此論。因顯的驗不爽毫釐。
故為楊墨所憑。附以鬼神。合以因果。恐惑匹俗。
以致真贋莫分。是非莫辨。此弊故非一日矣。然
僕拈其中。理有未明。事有莫曉者。今試一陳。倘
諸兄不吝下教。為講數言。使僕心塞洞開。目翳
淨撥。則幸之幸矣。且人之有身也。父母生其形。

天地付其性。賢愚善惡。各有定質。萬一不同也。雖時有積習變更。苦不相遠。人之善性。天與之也。善惡本自天成。非人也。人之惡性。亦天與之也。善惡本自天成。非人自勉為也。今者天生善人。天又錫之以福。天生惡人。天又加之以禍。是天厚於此而薄於彼也。言天故為之耶。而天道好生至正。焉有此理。言非天為之耶。而果孰為之乎。此實下情之疑。衆皆嘿然罔知所荅。至夜管生就枕無寐。撲腹而思。終莫會其要。乃作詩曰。

永夜心無寐　悠々動所思　難明天地理
故起世人疑　窈々情難論　冥々妙莫窺
無由尋径達　空使此心奇　性命天公定
形容父母遺　賢愚心所主　善惡性之為
物不兼同體　誰能得自知　善人蒙福祉
惡者陷傾危　懲創故天理　生成却在誰
自生還自殺　難信更難期　人性出天與
天何又錄之　宜成一樣氣　胡作兩般基
不必生凶戾　無勞用禍施　是非如有謂
彼此是懷私　枉費鑽研慮　空勞夢寐思
順情傷世教　抗論謾神祇　默々人何見

箸ㇾ孰敢欺　未堪方聖治　實恐混民彝
空使磨心鏡　終難去此疵　無能開秘義
聊尔動歌詩

次早以詩持示諸友。皆稱其論確而言切。義通而理當。有録之成誦者。一日其友有張生者。自別墅而歸。少憩西關之樹下。因口誦管生之詩。適有一樵夫竊聽於側。張笑曰汝知何事而聽。樵曰恨君誦之速。未得悉其意。張復誦一過。樵曰斯何人作也。張乃備言管生之詩。本末之事。樵曰管為何如人張曰庠生也。

樵大笑。取担荷於肩。以口嗤地曰。如此學識而稱庠生。寧不自愧耶。是一控僕不足擬也。径投西門向下而去。張大怒逐而詈之。樵者但笑而前走。将及市。適管生自東而来。張急挽管。備言所以。邀與共往揍之。管曰不可。彼異人也。或隠士歟。正當求盡其言。烏可犯之以非禮乎。管遂前揖樵曰。窓弟愚幼。不解下問。軽瀆明誨。萬冀先生勿罪。倘不吝善乞開後蒙。凡三問而不荅。但微笑以目他視。管愈敬異。乃跪而告曰。夫仁者愛人。先生以學自善。非大儒之用心也。樵笑

引管興曰。僕野夫也。非儒。乃知儒之人也。君若下問。有何堪荅。又却之罪。而荅曰聞君之詩。立意謂天生人性善惡之差者。似天有所主見而用意彼此。使其善惡各受之性。而又加之以報應懲創之。佳作之興有此未安也。嗚呼繆之莫甚。夫萬物之始。本乎無極而太極。一動一靜陰陽分焉。陽變陰合五行生焉。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類。氣理錯綜形性特異。惟人秉獨秀其心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然以氣理之雜。則

未免有剛柔之別。善惡之差。禍福之應。蓋由此也。惟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者。不過守之以靜。謹之以動。人之太極於斯建矣。建極之道。誠與敬而已矣。夫陽之善者。仁也。中也。正也。善也。福也。陽之惡者。柔也。弱也。陰之善者。義也。剛也。陰之惡者。邪也。惡也。其在人之善惡有福禍之報者。乃氣通理合。自然感類而聚。善與福會。惡與禍期。正如陽燧取火。方諸取水。火發水生。是果天之與奪乎。鬼神之作為乎。呵〻又何難明耶。言畢頁

擔長嘯而去。其行若飛。管生追挽不及。歸而浩嘆累旬。是後閉户讀書。立志不出。集十餘年。遂成名儒焉。

花影集卷之二終